



题
解

版本

唐代武则天（公元六二四—七〇五年），原为唐高宗后，后为武周皇帝。公元六九〇—七〇五年在位。她信奉佛教，尤为推崇《华严经》。约在新《华严经》译出的圣历二年（公元六九九年）底，武则天请当时著名华严学者法藏（公元六四三—七一二年）讲解华严义理。因义理深奥，法藏特举殿前的金狮子为譬喻，加以形象化的阐述。《宋高僧传》卷五《法藏传》说：“藏为则天讲新《华严经》，至天帝网义、十重玄门、海印三昧门、六相和合义门、普眼境界门，此诸义章皆是《华严》总别义网，帝于此茫然未决。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，因撰义门，径捷易解，号《金狮子章》。列十门总别之相，

帝遂开悟其旨。”（大正五〇·页七三二上、中）后来法藏的弟子把这次对武则天的宣教记录加以整理，称为《华严金狮子章》，简称《金狮子章》。

宋代以来，《华严金狮子章》的流行，都为注释本。现存的有宋五台山真容院沙门承迁所注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金狮子章》，收集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册和《续藏经》第一辑第二编第八套第一册中，两书大同小异。宋晋水沙门净源撰述的《金狮子章云间类解》，收在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华严宗部中，也为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五册所收集，两本相同。此外，还有日本华严宗学者景雅的《金狮子章勘文》（见《大正藏》第七十三册）和高辨的《金狮子章光显钞》（见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第十三册）。

近年，笔者以江苏如皋刻经处出版的《金狮子章云间类解》为底本，勘以《大正藏》所据明刊本，并参照承迁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金狮子章》《金狮子章勘文》和《金狮子章光显钞》，撰写出《华严金狮子章注校释》，由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。又撰《华严金狮子章今译》，为四川巴蜀书社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出版。

在佛学中的宗教价值和学术地位

《华严金狮子章》是法藏晚年专门为女皇武则天宣讲

的华严宗义理，是法藏经过深思熟虑，比较成熟的思想。它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基本学说，是华严宗著作中具有权威性的代表作，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。

由于唐武宗会昌灭佛和五代年间的社会动乱，法藏的著作大量散失，一度在国内几乎绝迹，直到宋绍兴年间才从高丽（今韩国）送回，并刻入大藏经。《华严金狮子章》也重新受到佛教界，尤其是华严宗人的高度重视。北宋后期华严宗著名学者净源在《金狮子章云间类解序》中说：“然而斯文，禅丛讲席，莫不崇尚，故其注解，现行于世者殆及四宗：清源止观禅师注之于前，昭信法灯大士解之于后，近世有同号华藏者，四衢昭昱法师，五台承迁尊者皆有述焉。”^①在国外，新罗（今朝鲜、韩国地区）崔致远赞扬《华严金狮子章》说：“此作也，搜奇丽水之珍，演妙祇林之宝……启沃有余，古今无比。”^②日本华严宗人对法藏也极为尊敬，尊称他为香象大师，该宗著名学者景雅和高辨都分别对《华严金狮子章》作了详尽注释。由此也可见，《华严金狮子章》在中、韩、日的佛教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《华严金狮子章》在学术史上的地位，集中体现在书中蕴涵的理念、范畴和思维方法对尔后学术界产生的重大影响。例如，书中所阐述的理事无碍的思想，就给宋代理学家们以直接的思想启发。宋代理学的最大代表人

物朱熹，在其哲学中论述了从一个抽象的理产生相互殊异的事物的“理一分殊”说，其思想渊源之一就是《华严金狮子章》的思想。朱熹说：“理一分殊，合天地万物而言，只是一个理，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。”^③“万个是一个，一个是万个”^④，朱熹认为千差万别的事物，归根到底不过是统一的理的分殊而已。万物归结为一个理，一个理体现为万物。又说：“万物皆有理，理皆同出一源；但所居之位不同，则其理之用不一，如为君须仁，为臣须敬，为子须孝，为父须慈，物物各具此理，而物物各异其用。”^⑤这是说，作为最高本体的理，由于所居地位不同而体现出来的作用也不同。这些观点都是和《华严金狮子章》中的“理事无碍”、“一即一切”、“一切即一”的思想一致的。

又如，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方以智（公元一六一一—一六七一年），在公元一六五〇年清兵攻陷桂林、广州之后，削发为僧，法名弘智，别号愚者大师。他在晚年所著《东西均》中，提出了“随”、“泯”、“统”三个观念，作为方法论的总纲。所谓“随”是随顺常识，承认事物及其差别的存在；所谓“泯”是泯除一切差别，不承认事物的存在；所谓“统”就是综合随、泯，把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统一贯通起来。方以智的这三个观念，就来源于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说。他说：“《华严》归于事事无碍

法界……可见中谛统真、俗二谛……俗谛立一切法之二，即真谛泯一切法之一，即中谛统一切法之一即二、二即一也。”^⑥随、泯、统即华严宗所谓俗谛、真谛、中谛。随承认“二”，泯承认“一”，而统是肯定“一即二，二即一”。

方以智还运用法藏的六相说来阐明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，他在《易余》卷上说：“何谓六象？曰统、曰辨、曰同、曰异、曰成、曰毁是也。譬之宅然，合门牖堂室，而号之曰宅，此统名之总也，统象也。分宅之中所曰堂，堂之内可入者曰室，堂室之帘可出入者曰门，开壁纳光者曰牖，此辨名之别也，辨象也。门牖，宅之门牖也；堂室，宅之堂室也；同象也，堂自堂，室自室，门自门，牖自牖，异象也。堂兼室，室兼堂，门兼牖，牖兼门，此宅之成象也。栋梁不可为阶壁，阶壁不可为栋梁，此宅之毁象也。毁宅之中，具有成象，成象之中，具有毁象。同不毁异，异不毁同，统不废辨，辨不废统。即一宅而六者同时森然，同时穆然也。

“躯之备肢体也，天之备日星也，心之于事物也，一也。冬与夏，生与死，显与幽，本与末，内与外，一与多，皆可以断之、常之、离之、即之，同时错综，森然穆然者也。”^⑦象，即相。统、辨，相当于总别。森然，错综复杂。穆然，和谐统一。方以智以房宅为喻，来说明

六象的整体与部分、同一与差异、兼成与独立的错综关系。他还引申到躯体和天体的结构，进一步推论主体思维活动对于一切事物，也都是错综复杂、和谐一致的。方以智的上述言论，也足见法藏《华严金狮子章》思想影响之深远。

作者生平

《华严金狮子章》作者释法藏，梵文达摩多罗，字贤首，梵文跋陀罗室利。唐太宗贞观十七年（公元六四三年）十一月二日生于唐都城长安。因系西域康居^⑧的侨裔，又称康法藏、康藏。法藏出生于世宦之家，他的高祖、曾祖蝉联为康居国的宰相，地位很高。他的祖父来长安侨居，父亲康谥，任唐王朝的左卫中郎将。法藏既出身于仕宦世家，又是西域侨民，这对法藏后来的人生道路及与唐王朝的密切交往都有重要的关系。

法藏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已无可考，史籍记载自十六岁始。康居人信佛教者颇多，法藏又处于长安佛教兴盛的氛围中，自然容易萌生仰慕佛教的心理。他在十六岁时曾到岐州法门寺^⑨舍利塔前燃炼一根手指头。“炼指”，是佛教徒舍身供佛的一种宗教行为，这是法藏决心信仰佛教的重要关键。次年，法藏开始了离家游学活动，

入太白山学道。史载，法藏“于太白山饵朮数年，敷阅方等”^⑩，“云栖朮食，久玩《杂华》”^⑪。《杂华》即《华严经》。法藏在太白山中，一面学习道家神仙道术服食法，吃白朮数年，一面潜心研读佛教《华严经》等大乘经典。后因母亲身体染疾，便下山回长安奉侍慈母。此时法藏当在二十岁左右。后法藏得知沙门智俨（公元六〇二—六六八年）在云华寺讲授《华严经》，就去该寺拜智俨为师。史载法藏和智俨初次见面就提出一些问题，意出言表，深得智俨赏识，给智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法藏在智俨门下前后共九年，直至智俨圆寂。在此期间，法藏着重研究《华严经》，同时也兼讲《梵网经》等佛典。也曾请释迦弥多罗尊者授菩萨戒。在智俨生前，法藏始终没有成为正式的比丘。因当时度僧，一是要在国家婚丧大典时，再是需得到国家的批准。直至智俨圆寂，法藏一直没得到披剃的机会。

智俨圆寂后二年，即唐高宗咸亨元年（公元六七〇年），武则天的生母荣国夫人杨氏逝世，她为了广树福田，替母亲积功德，决定度一批僧人，并舍荣国夫人的住宅为太原寺。经道成、薄尘等大德连状举荐，法藏奉命剃度于太原道场，并奉诏为该寺住持，时年二十八岁。法藏任住持后，就承旨在太原寺讲《华严经》，四年后，

唐高宗又降旨，命京都十位佛教大德为法藏受具足戒。自此，法藏方成为正式的比丘僧。

法藏出家后，大力从事多方面的弘法活动，这些活动概括起来就是创立佛教宗派华严宗。法藏的创宗活动，主要包含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两个方面，在理论活动方面又以译经和著述为最重要。

据史载，法藏在唐高宗调露元年（公元六七九年）开始参加译事，至唐中宗景龙四年（公元七一〇年）止，前后共三十多年。法藏对于《华严经》的翻译最为关注，又是补缺，又是再译，可谓精益求精，不遗余力。早在东晋时，北印度人佛些驮跋陀罗（觉贤）来华，在建康（今南京）译出《华严经》大本五十卷。后经沙门慧严、慧观、学士谢灵运等人润笔修饰，成六十卷本行世，称《六十华严》。

唐高宗调露元年，中印度人地婆诃罗（日照三藏）来华，带来了梵本《华严经》。法藏和日照共同勘校《六十华严经》，发现有两处脱文。于是上奏朝廷，并奉命与道成、薄尘等大德将脱文译出，细心补遗。武则天继位后，又遣使到于阗求索《华严经》梵本，并请实叉难陀同来主持译事。五年功毕，共成八十卷，世称《八十华严》。此译本比以往译本增添了九千偈，但仍缺日照所补的脱文。法藏又将脱文补上，成为《华严经》的第四个

译本^⑫。

法藏除参加翻译《华严经》外，还参与了一系列重要佛典的译事。史载，唐高宗调露元年始，法藏奉旨与地婆诃罗以及道成、薄尘、大乘基等，共同翻译《密严》等经、《显识》等论，后共成十多部，二十四卷。武则天久视元年（公元七〇〇年），法藏应诏在洛阳三阳宫与实叉难陀、弥陀山共同译出《大乘入楞伽经》。二年后，又在长安清禅寺与实叉难陀译出《文殊师利授记经》。长安三年（公元七〇三年），法藏奉诏为证义，与义净三藏等华梵十四人，共译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等二十一部，一一五卷。

唐中宗神龙元年（公元七〇五年），法藏应诏与弥陀山共译《无垢净光陀罗尼经》。次年奉诏于西崇福寺与菩提流支同译《大宝积经》，法藏为证义。景龙二年（公元七〇八年）奉旨入内殿，与义净三藏同译《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》。后二年，又应诏与菩提流支续译《大宝积经》，由中书陆象先、尚书郭元振、宰相张说润文，译成共一二〇卷。由以上可见，法藏后三十多年几乎没有间断译事活动。

法藏一生勤于著述，著作等身。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已无从考证，只有少数还可推断出时限。法藏著作佚失的也不少。对法藏现存和佚失的著作，有关研究论著，

众说不一，现据各种资料，将现存著作列目录于下：

- 1 《华严经探玄记》二十卷。
- 2 《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》，又称《教分记》《五教章》，三卷或四卷。
- 3 《华严经旨归》一卷。
- 4 《华严经文义纲目》一卷。
- 5 《华严经义海百门》（《华严法界义海》）一卷。
- 6 《华严金狮子章》一卷。
- 7 《华严策林》一卷。
- 8 《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》（《华严妄尽还源观》）一卷。
- 9 《华严发菩提心章》一卷。
- 10 《华严经问答》二卷。
- 11 《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》（《华严杂章门》）二卷。
- 12 《华严游心法界记》一卷。
- 13 《华严经关脉义记》（依八十卷《华严》）一卷。
- 14 《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》（《华严十重止观》）一卷。
- 15 《玄义章》一卷。
- 16 《流转章》一卷。
- 17 《法界缘起章》一卷。

- 18 《圆音章》一卷。
- 19 《法身章》一卷。
- 20 《十世》一卷。
- 21 《华严三昧章》一卷。
- 22 《华严经传记》（《纂灵记》）五卷。
- 23 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》（《般若心经略疏》）一卷。
- 24 《入楞伽心玄义》一卷。
- 25 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三卷或为六卷。
- 26 《十二门论宗致义记》二卷。
- 27 《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》一卷。
- 28 《大乘起信论义记》五卷。
- 29 《大乘起信论义记别记》一卷。
- 30 《大乘密严经疏》三卷（原四卷，缺一卷）。

上述现存著作，一至十三、二十二至二十九收录在日本《大正藏》中，十四、三十收录在《续藏经》中，十五至二十一见于金陵刻经处印经目。《华严发菩提心章》和《华严三昧章》内容相同而书名相异。又《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》包括了十五至二十《玄义章》《流转章》《法界缘起章》《圆音章》《法身章》《十世章》六章相同的内容。

法藏著作中关于《华严》的著述，现存的和佚失的

共达三十五种左右，用心之勤，数量之巨，确属罕见。如果说《华严经》的翻译为华严宗的创立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根据的话，那么，法藏的著作，则全面完整地组织了华严宗的教观新说，为华严宗的创立作出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。

法藏创宗的实际活动主要是讲学、弘法、培养弟子、结社、建立寺院等。

法藏一生着力宣讲《华严经》，史载，他“前后讲《华严经》三十余遍”^⑬。从法藏二十八岁出家住太原寺开讲算起，一直到讲解新译出的《华严经》，前后三十多年，几乎平均每年讲一遍。法藏讲经的情景，佛教史籍有许多感应的记载。如说法藏讲经时，“有光明从口生，须臾成盖，众所具瞻”^⑭。或是讲时“香风四合，瑞雾五彩，崇朝不散，紫空射人”^⑮。“讲室及寺院忽然震吼，听众稻麻，叹未曾有”^⑯。看来当时的听众对法藏宣讲《华严经》是非常尊崇的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法藏讲学特别善于运用比喻，有一套善巧化诱、能近取譬喻的独特教法，因而更具有吸引听众的力量。史载：

“时天后召师于长生殿（即长生院），问六相、十玄之旨。师指殿隅金师子为喻晓之，至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，一一毛头金师子同时顿入一毛头中，一一毛中皆有

无边师子，如是重重无尽。后乃豁然。随贡《金师子章》一篇。”^⑮

这里记述的是法藏为武则天讲学的情景。法藏以殿角的金师子为喻，来说明六相、十玄的奥义。为了讲解华严宗的“无尽缘起”的玄理，法藏还用十面镜子安放在八隅上下，镜子面面对，中间放一尊佛像，然后燃烛照射镜面，镜面互相映照，镜里显现的影像交互含摄，形成重重交叉的景象。法藏就借此来说明重重无境的道理。法藏讲学生动活泼，确是一位杰出的教学法专家，比那种只会咬文嚼字、照本宣科的人在讲学效果方面，确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法藏创宗活动的另一实践是弘法。弘法就是弘扬佛法的活动。法藏的弘法活动以王室为重点，弘扬宗教须与政治、经济的需要相配合，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弘法风格。法藏的弘法活动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授菩萨戒：史载，法藏曾为唐中宗和唐睿宗授菩萨戒，被礼为菩萨戒师，中宗还赐号“国一”^⑯。

二、组建华严法会：长安四年（公元七〇四年），武则天患病，居长生院，法藏应邀与其他僧众在内道场建华严法会^⑰。

三、迎佛舍利：长安四年冬，武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晁与法藏，同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。当时法

藏为大崇福寺主，应邀与应大德、纲律师等十人前往奉迎。于十二月末迎至大崇福寺供奉。次年正月十一日迎至洛阳，观灯时节由法藏捧持，武则天虔诚善祷。^②

四、求雨祈雪：遇旱情严重，朝廷就请法藏祈雨求雪。史载，法藏曾分别应武则天、中宗和睿宗之召，于垂拱三年（公元六八七年）、天册万岁元年（公元六九五年）、景龙二年（公元七〇八年）、景云二年（公元七一年），多次立坛诵经，念咒作法，祈求降雨雪。据说每次都很灵验，获得皇帝的嘉勉和尊崇。^③

由于法藏弘法活动层面广泛，有的又颇具吸引力，因此博得了王室对佛教华严学的信仰，并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应，推动了一般人的信仰。法藏弘法，对于提倡华严信仰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法藏很重视培养弟子。他的弟子很多，著名的有六人，如《华严感应传》作者慧英，继承法藏撰成《新华严经疏》二十卷的宗一，还有上首弟子慧苑等。法藏弟子中还有不少比丘尼，其中著名者法澄，曾为诏唐寺和兴盛寺的寺主。由于法藏培养了大批弟子，就有了形成宗派的力量基础，使本宗的华严学说得以继承和发扬。

寺庙是宗派活动的基础。法藏曾为太原寺住持，长期在长安、洛阳寺院译经和讲学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法藏在景龙二年（公元七〇八年）奉命求雨之后，获准在长

安、洛阳、吴、越、清凉山五处建立寺庙，“均榜华严之号”，安放佛教经典和诸家章疏。旋又请许长安、洛阳一带平民“争趋梵筵，普结香社。于是乎像图七处，数越万家^②”。通过建立寺庙和缔结香社，弘扬华严学的据点就扩展到华北和江南，弘扬华严学的对象也由王室普及到平民百姓之间。人们对于法藏，都不呼其名，而叫他“华严和尚”。一代华严学大师，华严宗的创建者的形象获得了众人的认同。

唐玄宗先天二年（公元七一八年）冬，法藏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，终年七十。太上皇睿宗诏令赠法藏以鸿胪卿的显赫官名，并赐丧事用绢一千二百匹。葬礼隆重盛大，朝野悲恸。真可说生时光荣，死时令人哀痛莫名。

注释

①大正四十五·页六六三。

②《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》，见金陵刻经处本。

③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。

④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。

⑤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八。

⑥《东西均·全偏》中华书局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